

代号F6:美国的“谍中谍”

特情搜集处刺探世界



美国驻欧洲一处使馆屋顶的SCS窃听设施(红圈处)

谈起美国情报圈,人们耳熟能详的都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等17家大牌机构,殊不知美国还有一个密级更高的情报部门——特情搜集处(SCS)。无论监听欧洲国家政要手机,还是获取极端组织头目下落,SCS都发挥了低调却关键的作用。在它面前,即便是素有“最神秘机构”之称的美国国安局也只是“小巫见大巫”,甚至有业内人士称,与SCS相比,国安局简直是个“公开机构”。



SCS使用的部分装备

避免恶性竞争

特情搜集处成立于1978年,代号F6,专管信号情报。它实际是美国中情局与国安局恶性竞争后的妥协产物。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六号情报指令,国安局是美国所有信号情报活动的总负责单位,国安局长可“下令指挥所有涉及信号情报行动的任何部门,且该指令必须执行,若有异议,只能向国防部长上诉”。不过中情局也有信号情报办公室,为了更好地向中情局秘密行动提供支持,它重点加强对外国使馆通信(属于信号情报工作范畴)的截听,结果把脚伸进国安局的地盘,中情局常常不理睬国安局长的指令,导致两家龃龉不断。

这种内耗后来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查理·斯诺德格拉斯调查指出:国安局信号情报能力强,具有通信窃听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中情局秘密行动能力强,可以通过特工将窃听装置安装到位,双方应该合作而非相互拆台。因此,国安局和中情局各让一步,共同成立SCS。为了维系合作,经双方商议决定,SCS处长采取轮流任职的方

式,每届任期两年。首任处长由中情局官员担任,副处长由国安局选派,待现任处长任期届满后,副处长自动升任处长,另一方再选派一名副处长。此后,中情局和国安局按照这一模式交替“坐庄”,使二者各自团队的专业技能融为一体,形成合力。

隐秘的角落

作为常年被美国政府否认存在的机构,SCS的总部必然地处隐秘。在马里兰州贝尔茨维尔郊外,有大片隶属美国农业部研究中心的设施,占地近7000英亩,SCS总部就藏身其中,被称为“贝尔茨维尔附属设施”。总部大楼占地约300英亩,配有500多个停车位,出于保密考虑,大楼挂牌很隐晦地改为“通信安全支持小组”,屋顶采用无窗结构设计。距离SCS大楼不远就是肩负美国外交电信中继服务的国务院贝尔茨维尔通讯中心,中心通过光缆与SCS相连,为美国政府各机构提供通信服务。

至于SCS总部大楼内部什么样,外界知之甚少,不过从加拿大通信安全局前雇员麦克·弗罗斯特1994年出版的《间谍世界》一书中

可以略窥一二。在书中,弗罗斯特回忆起他在SCS总部培训时看到的景象,“这里并不像其他绝密设施那般干净整洁,相反到处都是电线、电脑和刚组装起来的小玩意。人来人往,有的穿着十分正式,西装笔挺,有的则很随意地套着T恤和牛仔裤。”弗罗斯特透露,大楼是各种间谍设备的设计制造和测试中心,其中最特别的一处是名为“实战屋”的30英尺见方的区域,工程师在这里对拟部署窃听装备地点的电子环境进行模拟,国安局和中情局则在此环境中对窃听设备进行运行测试。

SCS下设四个办公室,分别为外勤业务办公室、外勤工程办公室、任务支持办公室、设施与后勤办公室。其中,外勤业务办公室不仅能使用美国驻外使馆的设备搜集情报,还会执行更危险的“黑袋行动”,非法潜入外国场所,在令人难以置信或难以触及的地方安装监听设备。1999年,一位在伊拉克工作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武器检查员发现SCS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装了无线电中继器,从事漫长的监听活动。毕竟,与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对传统“截听”获得的信息进行破译解密,不如“直接偷摸进目标地点,神

不知鬼不觉地装上微型麦克风”,这样就能在通话加密传输前获得明文录音。与传统监听手段相比,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有效得多。

触角遍及全球

SCS专门执行一些近乎无法完成的任务,因而被称为美国的“碟中谍”。它与美国外交机构关系密切,雇员通常都以外交官或外交电信专家身份为掩护,从事拦截敏感信息的工作。SCS成立后,逐步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站点,1983年底,美国三分之一的驻外使馆都有SCS站点,1988年增至88个。根据斯诺登2013年泄露的美国机密情报文件,截至2010年8月,SCS在世界各地部署的窃听站点达到96个,分为5种类型,其中有人值守类74个、远程无人遥控类14个、主动调查类3个、技术支持类2个,另有3个休眠站点。通过这些分布范围甚广的站点,SCS将触角伸向全球各个角落。

除了用无窗结构对窃听侦听设备进行“隐藏屏蔽”,SCS的境外站点频繁更新具有创新性的高精尖设备。早在20世纪80年代,SCS就使用不可见激光,测量监控目标对话所引起的窗户玻璃的振动。美国记

者詹姆斯·班福德在书中描述了一种特制的伞形工具,当目标提及特定关键词时,就会变形成为一个天线来采集对话。斯诺登泄露的机密文件对SCS的技术能力也有所提及,其中包括云计算、信号情报快反能力、授权自动化、下一代虚拟基础设施等。除了一些近距离信号情报搜集技术和装备外,SCS还拥有强大的远程收集能力,如高科技卫星、远程监听站以及各种微波、Wi-Fi、WiMAX、GSM和CDMA技术,例如其有一种设备能够模拟手机信号发射塔,从而以假乱真使需要监听的手机误连到这个“非法”发射塔,达到拦截电话和短信的目的。此外,SCS还是代号“特等舱”的项目成员单位,其他成员还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相关情报机构,主要任务是拦截国际广播、电信和互联网流量。目前,在中情局和国安局的共同管理下,SCS在全球近百个美国使馆中开展“特等舱”业务,对驻在国大肆进行网络攻击和窃听窃密。 梁君 孙文静

谍海风云



乌军利用“网络水军”引导舆论

用宣传瓦解敌人

细品俄乌心理战招数

从古至今,“攻心为上”被奉为兵家圭臬,心理战大行其道。放到今天,广义的心理战在世界每个角落进行,它不仅是委婉的信息传播,更是利用任何可能在敌方社会产生反响的信息,从而改变人的认知,继而兵不血刃,巧取胜利。而在激战正酣的俄乌冲突中,双方围绕心理战所展开的较量,更让其他国家明白——“心防是最大的国防”!

同一件事,各说各话

这场冷战后欧洲最大的军事冲突中,俄乌军方经常抓住同一件事发起心理作战,力图把对方钉在“撒谎”的耻辱柱上。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敖德萨港外的蛇岛被俄军攻陷,乌官方最初宣称13名守岛官兵全部阵亡,总统府宣布授予他们“乌克兰英雄”称号以鼓舞士气。但就在乌克兰媒体大肆宣传之际,俄电视台却公开乌方82名守军(不是13人)集体投降的视频,让乌舆论哗然。2023年底,瑞典一所大学对俄国防部公布的196份《每日战报》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每日战报》夸大乌军被摧毁的武器装备数量及官兵死亡人数,从不同角度重复报道占领区同一定居点的情

况。乌方的《每日战报》同样夸大俄军的伤亡和战损情况。

更为人们熟知的“真相打架”,莫过于俄乌相互宣布对方高级将领“死亡”,2022年4月,乌军总参谋部在社交账户上宣布在前线“歼灭”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后改口“重伤”),俄方播放视频和照片,证明格拉西莫夫仍正常指挥战斗。而在2023年5月,俄电视频道发布乌克兰军情总局(格乌尔)局长布达诺夫被“击毙”、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遭俄军导弹“斩首”等消息,扎卢日内只好在视频中出境,6月20日,布达诺夫也在社交账户上刊登自己与外宾的合影,证明自己还活着。

多措并举,反复攻心

就乌军而言,在布罗瓦雷设有

信息心理战中心,中心主要人员来自乌克兰的俄罗斯族,或有亲属在俄罗斯,他们与乌国内及原华约国家媒体关系密切,有足够多的“舆论枪手”与“传声筒”。该中心的常用战术不是自己下场制造信息由头,而是利用现成的题材进行炒作,比如利用俄法律法规方面的漏洞、地方政权机关遇事反应速度慢、普通人容易轻信等毛病,给俄政府形象制造伤害。

俄军对心理战也非常重视。2014年以后,俄军组建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信息战司令部(55111部队),保障作战需求。2023年10月,社交媒体疯传乌克兰语短视频《最后机会》。画面中,一个乌军士兵正从掩体里发起冲锋,突然一颗子弹打飞他的钢盔,画外音说:“这

就是你的反攻。”紧接着,画面切换到另一个乌克兰青年既不想化装成女人逃跑,又没钱贿赂征兵官,最后还是被抓到,在此情形下,投降成了最后的保命机会。视频最后,乌军士兵放下枪,举手投降。乌军认为这是俄心理战部队定制作品,它对那些意志顽强的乌军老兵来说起不到作用,但对刚上前线的“菜鸟”来说,却易使他们动摇。

除了时髦的短视频心理战外,传统宣传手段依然有效。俄乌军队都派出装有大功率扬声器的装甲车,声音穿透力高达5公里,用俄乌英三种语言广播,连外国雇佣兵也能听见听懂劝降要求。俄乌炮兵还向对方发射宣传弹,弹体内不填充炸药,而是装进成千上万张传单,上面有诸如“或者死亡,让家人痛苦;



俄军用无人机投放劝降传单

乌军炮弹里装填的劝降传单

或者停止抵抗”等话语。有趣的是,交战双方都摒弃了单调的白纸黑字劝降传单,比如俄军炮射的一种传单是1000格里夫纳纸币式样,呆在肮脏战壕里的乌军会出于好奇捡起来,上面一角写着“乌克兰卖给西方”的字样,传单正中央,是一个母亲号召乌克兰士兵投降。而乌军射出的一种劝降传单,正面印有俄征兵官员形象,伸出一只手像要与人握手,配文是“让我们进攻”,反面则写道:“我们等你(去当炮灰)。” 常立军

军情揭秘